



SAN
DI
JI

三地集

扈其震
谭宗远 编
李剑华

百花文艺出版社

扈其震 谭宗远 李剑华 编

三地集

張中行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三 地 集

扈其震 谭宗远 李剑华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 1/2 插页2 字数262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6-0975-0/I·886

定价,7.20元

序

姜德明

从书市上传来的消息，散文集的销路近来有些好转，不像前几年那样，全国新华书店的订数只有几百本，根本无法开印。

那么现在的印数一般是多少呢？也不过两三千册，离真正的黄金时代还相距甚远。

很久以来，不少作者已经不好意思把书稿交给出版社了，那不是存心坑害人家吗！每家出版社都定有利润指标，你只让人家出赔钱书，到年终，你不是赶人家下台，也是给当事者制造被解职的条件。

没有别的盼头，只有盼着读者掏钱买书了。如果一本散文集的印数能够达到八千册，出版社就不会亏本。那么散文创作更加繁荣的局面便指日可待了。

这个日子快点来吧。

《三地集》正赶上这么个日子口与大家相见，希望大家都能交上好运。

我与《三地集》的作者们并不熟悉，可以说都是陌生

的朋友。但是与三地也多少有点关系，所以当初一经被邀写篇短序，我稍加犹疑便一口应承下来。首先山东是我父母的生身之地，我的根在那儿。其次我落生在天津，和平区更是我少年时代学习和游戏之所，那里留给我不少美丽的梦。最后是北京的朝阳区，这是我近二十多年工作和居住的所在，我是这个区的忠实选民……现在干什么事不是都讲究找背景、拉关系吗？我如此这般地一东拉西扯，居然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好像这篇序真的非我莫属了。我想，那些善于巧立名目、寻找借口来干蠢事的家伙们，恐怕就是在我这种心态之下敢做敢为的吧。呜乎！我悔之晚矣。

我当了一辈子编辑，看了几十年的稿件，最喜欢看的还是散文稿。不论看多少件来稿，我都没有感到疲倦过，相反地倒觉得很轻松，好像在听人聊家常。这可能是我的职业病，看诗、杂文、小说稿就有点累，空的、假的、不易懂的就多。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讲究真实，我觉得对散文来说尤其重要。不是说散文中没有虚伪的作品，只能说生编硬造、虚情假义的散文最容易让人识破，它不易掩饰和藏拙。比如在语言的要求上，个别重复多余的字句，在小说里就不显眼，在散文中稍有闪失便会露出破绽，肯定会被视为败笔。诗和绘画似乎可以模糊点，有时反能促发读者去联想和补充，散文若过于模糊，也就近于不知所云了。所以多年来我见过的看不懂的散文还不多。

在我们的散文创作中，喜欢现实主义传统的人似乎还

是多数，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不少散文的题材、内容显得生活气息很浓，也很真实。如近来比较流行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喜怒哀乐的散文，表面上看有点琐细，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大部分作品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环境，是人生的一种体味，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格调高的作品还能给人以同情和启迪。当然，重复和模仿之作也是有的。按说只要不是生编硬造，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经验、感受，哪怕是一点一滴的都可以写成散文，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丰富而有魅力的。现在能够机敏地发现题材并及时地反映出来的人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三地集》的编辑出版是值得欢迎的。这三个地区的作者能够凑集在一起，当然也是一种缘分。同时这种编辑方法并不多见，为推荐新作者开了方便之门。

细心的读者也许还能体味到，三地作者在作品的题材、风格上也略有差异，尤其是山东的作品，明显地带有乡野的泥土味。天津近海，改革的风吹得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有的作品已经开始反映人们内心的某种矛盾和躁动。朝阳区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区，正好反映了京城不愧为藏龙卧虎之地，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组作品。这当中客居的外来户也好，真正土生土长的作者也好，有的作品明显地带有京味儿的特点。什么“门钉肉饼”，什么“半仙居士”了，挺逗的。

对于散文，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读了《三地集》，

使我更加巩固了先前的认识：散文要真实，不能脱离生活。散文要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贵在写出真情实感。散文最忌雕饰，仍是朴素最美。总之，还是要说真话。我愿与《三地集》的朋友们共勉。

最后再说句题外的话，朝内大街南小街把口的门钉肉饼，我慕名已久，也常打它门前路过，只是至今也没有迈进那门坎儿。这一回读了《三地集》，我可要下定决心，破门而入了。

1992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姜德明 (1)
--------	---------

拜 望 名 士

洁无纤尘的世界.....	刘 延 (3)
静哉, 丹阳城.....	阿 遁 (9)
克拉玛依之歌.....	龙 吟 (13)
马剑平的音乐世界.....	姚敏苏 (19)

斑 斓 家 族

黄河情.....	剑 华 (25)
八瓣梅的情思.....	肖 茜 (32)
微笑的情怀.....	蔡秀文 (37)
人子课程.....	肖克凡 (42)
我的爷爷.....	谭永春 (49)
锄禾者.....	丁庆友 (56)
父亲.....	杨 娜 (62)
戒指.....	深 耕 (66)

古书·红缨·····	苏书棠 (71)
女儿泪·····	张野丹 (74)
依稀别梦悠悠情·····	李周平 (80)
母亲·····	武 歆 (86)
深深母女情·····	张 菲 (90)
久远的姐姐·····	黄桂元 (95)
走进温柔·····	郁 子 (101)
四十爱子·····	王维刚 (106)
飞笺浓思·····	李治邦 (110)
第六盏灯下·····	焦健良 (113)

五彩人生

写给新友和老友·····	李 晶 (119)
半仙居士·····	萧 弓 (125)
素心·····	周繁恺 (131)
绅士洋房·····	袁玉兰 (135)
五彩叶·····	谭成健 (138)
快乐人生 (三篇) ·····	宋安娜 (143)
跨越断层·····	刘功业 (147)
婴儿与老者·····	苏志坚 (150)
一路同行·····	丁庆友 (154)
桃林祭·····	张野丹 (158)
夏夜偶记·····	王 松 (167)
写给楠姐姐·····	王晓满 (169)

呵，我心中那一片绿荫·····	王 敏(173)
交友·····	赵国培(179)
乡下人·····	陈宝洪(183)
杨五十六·····	武爱和(187)
走夜海·····	张永琛(190)
采蘑菇·····	白仲俭(193)
画像·····	方 舟(196)
冷玉·····	塘 萍(199)

渴望成熟

渴望雨季·····	蒋 华(205)
曾有一朵云·····	蔡秀文(208)
遥远的八音鸟·····	孙 砺(216)
渴望生活·····	狄 青(222)
即墨笔记二则·····	脚 印(225)
我的故事·····	方 泉(228)
梦海拾遗·····	张 晏(231)
寻梦园·····	石 冰(234)
告别平静的港湾·····	张 雷(237)
阳台·····	吕舒怀(239)
黄蓍菜·····	周建功(242)
童年的雨·····	邢顺宏(246)
藏猫咪·····	乔愿平(248)
醉樱桃·····	王 平(251)

丑陋赋予我	于剑文(254)
香道	刘建奎(259)
中午闲游	新 飞(261)
寄托	张 红(264)

咫尺城乡

帮忙	卢得志(269)
说你还是说自己(外一篇)	李玉林(273)
门钉肉饼	谭宗远(277)
水乡纪事	林 莽(282)
陋室祭	危其震(287)
“老矿山”	诸建民(292)
油田情	李殿魁(298)
寂寞	刘占领(303)
敬礼, 北国红豆	赵英秀(305)
麦季	赵建英(310)
绿色的孤岛	陈崇喜(315)
梦回北国	孙春明(320)
母爱	张金康(324)
那棵老椿树	刘连群(329)
闹市断想	马国语(332)
芦苇	王祥晶(335)
野菜	李金昆(340)
家乡的竹	周 雁(343)

蝓蝓笼子	高光地 (346)
河趟石	包宏纶 (349)

向往自然

大自然和我	王月华 (353)
我去寻找大海	李俊芬 (358)
冬季印象	赵建英 (365)
神仙沟的传说	孙玉忠 (368)
盼	张连杰 (373)
白菜芯儿	赵英秀 (378)
黄河，站起来吧	剑 华 (381)
烟雨濛濛看南湖	白 金 (386)
新太阳	李 东 (391)
十二月的季节	王云华 (395)
负剑的雄鸡	张志玉 (398)
南海长城	姚二龙 (401)
洱海画卷	王 峰 (404)
黑龙潭	蒋满来 (407)
生机	宋晓珊 (409)
空中漫想	王胜利 (412)
大觉寺	冯卫东 (415)
成书三人谈（代后记）	(418)

拜望名士

洁无纤尘的世界

——拜访冰心先生琐记

刘 延（北京）

我有时很大胆，大胆得令自己后怕。

诚实地说，我不会摄影。但有一点选择角度、掌握情绪的“天分”，因此，常有熟人在调好焦距、光速的情况下让我帮忙按快门。

这次拜访冰心先生的机会本不属我，由于我的“大胆”，它便属于了我。过程简单之极：11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主编黄世衡突然给编辑部来电话，说刚刚和冰心先生通过话，冰心先生认为编辑部提的问题电话上说不清，让老黄同志下午去一趟。老黄想让擅长摄影的宏升相伴前去拍几张照片作纪念。偏巧宏升要接待一位远程来访者，着急间对老黄说：“让刘去，她照相技术不错。”我被突来的欣喜冲撞着，顾不上深究宏升话中有多少水分，晕乎乎答应背上宏升那台附件繁杂重量可观的相机随老黄去拜访冰心先生。直到此刻我依然十分内疚，深怕我生疏和拙劣的摄影技术损害了我心目中最崇敬的冰心老人的形象，

深怕负了那宝贵的时光。

很难忘却那天拍照时的窘相。不是闪光灯不亮，就是调不好焦距，我已失去惯有的自信和从容。当我决心放下相机、想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镜头去细细端详一下眼前这位多年来渴望一见的长者时，便听到一个甜美轻柔的声音：“是进口的相机吗？”冰心先生看着我面前的照相机等我回答。

我说：“不知道，这是别人的，我从未用过，看样子像日本货。”

冰心先生说：“到我这儿采访照相的相机，都是外国货，只有一台是‘海鸥’牌的。我每月到北京医院检查一次身体，路过大会堂，见停放的大都是皇冠、尼桑之类的进口车，红旗车现在很少见了。我们国家还穷，花那么多外汇去买车，不如把这笔钱用来振兴自己的工业，慢慢总会进步的。”

我猜想冰心先生一定忆起她参加“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情景了。七十年之后，历史似乎在作着某种重复。已九十高龄的老人，仍然这么细微，敏锐地观察着、思索着她身边的一切，关怀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那颗永不衰老的爱心，是多么洁净灵透啊！

老黄同志和我，不约而同地问及先生的健康，因为门上那张“医嘱谢客”的小条，总给人以不安感。

先生十分乐观平和地说：“没什么问题，每月去一趟医院取点药。1980年自日本回国后，因脑血栓摔折了右腿，

手术后不能动，已有十年没参加社会活动了。”

先生似乎窥视到我们的遗憾，补充说：“我虽出不去，朋友和学生却常来家里。在家里我借助美国朋友送的助步器（她指了指放在床边的立体方形框架器械），也可做些轻微的活动，这比拐杖安全。电视也是常看的，可惜像《四世同堂》那样的好节目不常看到了。各种球赛我也都爱看，不管篮球、排球，只要有中国为一方的比赛我就看。”

我说：“您的健康是两代，甚至三代读着您的《寄小读者》长大的人们的幸运。”

先生立刻谦虚地说：“不敢这么说，不敢这么说。”随即问：“你们《中国校园文学》的来稿有没有反映教育方面的问题的？譬如体罚，咱们国家大，偏僻地方可能还存在。听说有的学校学生写了错字，老师就罚他写二百遍。二百遍太多，写十遍就可以了。我主张尊重孩子，不体罚。处罚学生一定要慎重，孩子也都顾面子，你把他放在人来人往的地方罚站，伤了他的面子，效果不好。平起平坐，平等对待孩子，做父母的也应该这样。不能用小时候大人管我们的方法管孩子。当然，也不能一味纵容孩子。”

当老黄同志介绍《中国校园文学》的创办过程时，提到：“韩作黎同志老早就想为全国千百万师生办一份文学刊物，反映他们的业迹、心声和追求，反映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培养校园文学新人。”先生听后深表赞许，频频点头，说：“韩作黎我早认识。”看看目录，又说：“袁鹰、陈模、韩少华我也认识，都是热心人。”